

愈老情愈深

潘玉毅

坦白来讲,生活中有很多人怕老,怕老了以后,头发会白,眼睛会花,脚步会蹒跚,反应会迟钝,记忆会变差。他们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的画面:有一天,自己老了,精神不再抖擞,走路要人搀扶,甚至连曾经在意的人和事都记不住了。想着想着,他们就陷入了谈“老”色变的恐慌。然而,也不是所有与“老”字搭边的东西都是不好的。

比如“老地方”就很好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一句“老地方见”,胜过无数信誓旦旦的承诺。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,这名字可能很好听,也可能不怎么好听,可能名声在外,也可能名不见经传。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,一个地方能被称为“老地方”,多半留有让人难忘的记忆。记忆即生命,你在某一个地方行走过,生活过,哭过,笑过,它才会深入你脑海。哪怕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比它风景更美、街市更繁华的所在,你依然将之视为与众不同、独一无二。

老地方多半会有老朋友。人与人之间,朋友分很多种:贫贱之交,患难之交,点头之交,莫逆之交……但是不管你将朋友之间的情谊说得如何天花乱坠,都不及“老朋友”三个字来得更有分量。或许,你们之间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,但时过境迁之后,依然愿意将对方称为“老朋友”,足可见得他在你心中的地位。

如果说老地方、老朋友让人留恋,那么老物件则容易激起人的怀念。俗话说,睹物思人。这个世界上,再没有比一样带有岁月痕迹的

旧物件更能勾起人们对于过去某段经历的回忆了。一枚书签,一张画纸,一封信函,一本相册……物愈老,情愈深,看着看着,回忆如潮水涌动,顷刻间便将回忆的当事人给吞没了。

当然,能带动记忆的不只是眼睛,还有鼻舌口耳诸般感官。多时未闻的泥土气息,许久未尝的故乡味道,还有阔别已久的乡音缭绕,都让人喜不自胜。唐人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里有两句诗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也许,从我们离开的那一天起,就注定了将与故乡渐行渐远,到最后,唯一保留着的与故乡相关的便只有这乡音了吧。许多年后,再一次回到旧居地,物是人非,而乡音依然熟悉。

除了还能耳闻目睹的“老”,那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“老”也很美好,比如老房子。记忆里的老房子,虽然不如今日的楼宇来得高,屋里的摆设也不如今日的来得好,屋中居住之人的吃穿用度更是比都没得比,可我们从不曾将它们看轻。纱窗,木门,屋檐,穿堂而过的风,庭前院后的吵闹声,没有因为时间的遥隔而被人遗忘,反而变得愈加清晰。

有时候也会想,如果有一天,我老了,与小儿女围坐在一起,翻开藏了大半生的老物件,将上面的灰尘轻轻掸落,与他们分享一本书、一封信、一枚纪念章背后的老掉牙的故事,那时,我的心里多半会生出丝丝温暖,宛如阳光普照吧。



老妈退休后

李晓琦

老妈退休后,每次我去看她,她都一脸愁容,不停地抱怨:“这日子怎么过啊,一点劲儿都没有。”刚开始我不以为然,以为她是想我多回家陪陪她。后来发现不对劲,母亲越来越忧郁,越来越消瘦。

跟妹妹商量,妹妹也说,老妈退休后像变了个人,一点也没有原来风风火火女强人的样子了。我才意识到,她每天除了照顾好自己的肚子,便是看肥皂剧,这样安逸的老年生活是母亲不想要的。工作没有了,家里也不需要母亲出什么力,她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。怎样才能让老妈重新找回生活的热情呢?

我想着,母亲是个老会计,我何不发挥她最擅长的事,给她找份工作做做? 年纪大了,坐班不行,在家里做兼职还是完全能胜任的,工资少点也没关系,只要她能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,帮她找回点快乐和自信就够了。我便在网上给母亲

发了一个求职帖子,不久就有好几个联系电话打了进来,我一把关,确定了一家业务不太多的小公司,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一听就乐了,问我:“在家里也能做财会? 在家里也能挣钱?”我说您每个月去他公司两三次报个到就行了。其余的工作,都可以在家里做的。

自从有了这份工作后,老妈每天干劲十足,人也精神起来,一个半月后,拿到了一笔不错的薪水,她笑逐颜开,拉着我和妹妹去逛街,逢我们喜欢的就买给我们。

现在的母亲,身兼两家小公司的财务,干得风生水起,她每天笑得合不拢嘴,完全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。她说她的生活,每天都充满阳光,还坚信地说,她要活成一个健康、快乐、有追求的老太太。看着母亲自信满满、幸福快乐的样子,我们终于放了心。

晚年重“兴”

郭华悦

汉字很有意思。高兴,即兴至高处。

兴至高处,为何物? 是为乐,为趣。于是,便有了高兴。一个人的乐趣,来自于高处之兴。乘兴而活,不计得失,人生也就快乐了。

这样的“兴”,是生活里快乐的种子。和人相处,随兴点,少些挑剔,多些包容。或者,也可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停走随心,不把风景看尽,去时兴致勃勃,归来意犹未尽。情之所兴,乐之所在。

感情之外的生活呢? 也得随“兴”。

可以是放之于外的“兴”。如漫步山林,听鸟鸣声声,山泉潺潺;或是信马由缰,驰骋草原;又或者是奔跑于钢筋水泥之间,酣畅淋漓。尽“兴”过后,心胸开阔,再多的不愉快,也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外之“兴”,可除烦去躁;内之“兴”,则在于安神宁静。内敛之“兴”,可以是画纸上的信手涂鸦,

旁人一头雾水,自己乐在其中;或者情之所至,信口拈来脱口而出的三两诗句,也许无规范可言,却能道尽心中波涛。

人之“兴”,可以是情致波动的畅快淋漓,也可以是波澜不惊的闲雅兴致。一壶茶,半盏酒,一人独饮,或两人对酌。不必非得有什么言语交谈,只要能自得其乐,这也是一种闲兴。

兴,贵在真实。完美而无可挑剔的,无论情感,还是言语,大多是经过精心安排,周密绸缪。功夫到位了,却失了真实,遮盖了本来的面目。高兴之兴,在于即兴。兴之所至,可能漏洞百出,但少了计算,多了本心,这未尝不是另一种珍贵。

李白说,兴在一杯中。而人生,也是在“兴”这一杯中。无论高贵卑微,抑或喜怒哀乐,能打动人心,往往是真实而本味的“兴”。将人生溶于“兴”这一杯中,吞饮入腹,百感交集亦真实,这才是令人回味的人生。

